

黑格尔通信百封

苗力田 译编

F-12 35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503611

书号 B516.35
M85 3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分：黑格尔与荷尔德林

1〔5〕**荷尔德林致黑格尔（1794年7月10日）	5
2〔9〕荷尔德林致黑格尔（1795年1月26日）	8
3〔15〕荷尔德林致黑格尔（1795年11月25日）	11
4〔18〕黑格尔致荷尔德林——赞歌（1796年8月）	12
5〔19〕荷尔德林致黑格尔（1796年10月24日）	19
6〔20〕黑格尔致荷尔德林（1796年11月）	21
7〔21〕荷尔德林致黑格尔（1796年11月20日）	23

第二部分：黑格尔与谢林

8〔6〕黑格尔致谢林（1794年圣诞夜）	30
9〔7〕谢林致黑格尔（1795年1月6日）	33
10〔8〕黑格尔致谢林（1795年1月底）	35
11〔10〕谢林致黑格尔（1795年2月4日）	39
12〔11〕黑格尔致谢林（1795年4月16日）	42
13〔13〕谢林致黑格尔（1795年7月21日）	45
14〔14〕黑格尔致谢林（1795年8月30日）	48
15〔16〕谢林致黑格尔（1796年1月）	53

16〔17〕	谢林致黑格尔 (1796年6月20日)	55
17〔29〕	黑格尔致谢林 (1800年11月2日)	57
18〔34〕	谢林致黑格尔 (1802年5月24日)	59
19〔37a〕	谢林致黑格尔 (1803年5月末)	60
20〔38〕	谢林致黑格尔 (1803年7月11日)	61
21〔40〕	黑格尔致谢林 (1803年8月16日)	66
22〔41〕	谢林致黑格尔 (1803年8月31日)	69
23〔42〕	黑格尔致谢林 (1803年11月16日)	71
24〔45〕	黑格尔致谢林 (1804年2月27日)	74
25〔46〕	谢林致黑格尔 (1804年3月3日)	75
26〔47〕	谢林致黑格尔 (1804年7月14日)	77
27〔82〕	黑格尔致谢林 (1807年1月3日)	78
28〔83〕	谢林致黑格尔 (1807年1月11日)	81
29〔90〕	黑格尔致谢林 (1807年2月23日)	85
30〔93〕	谢林致黑格尔 (1807年3月22日)	90
31〔95〕	黑格尔致谢林 (1807年5月1日)	93
32〔107〕	谢林致黑格尔 (1807年11月2日)	95

第三部分：黑格尔与歌德

33〔39〕	黑格尔致歌德 (1803年8月3日)	101
34〔43〕	歌德致黑格尔 (1803年11月27日)	102
35〔44〕	歌德致黑格尔 (1803年12月15日)	102
36〔49〕	黑格尔致歌德 (1804年9月29日)	103
37〔51〕	黑格尔致歌德 (1804年12月6日)	104
38〔64〕	歌德致黑格尔 (1806年6月27日)	105
39〔65〕	黑格尔致歌德 (1806年6月30日)	106

40	[87]	黑格尔致歌德 (1807 年 1 月末)	107
41	[92]	黑格尔致歌德 (1807 年 3 月)	109
42	[321]	歌德致黑格尔 (1817 年 7 月 8 日)	110
43	[322]	黑格尔致歌德 (1817 年 7 月 20 日)	111
44	[373]	歌德致黑格尔 (1820 年 10 月 7 日)	114
45	[381]	黑格尔致歌德 (1821 年 2 月 24 日)	116
46	[384]	歌德致黑格尔 (1821 年 4 月 13 日)	120
47	[393]	黑格尔致歌德 (1821 年 8 月 2 日)	122
48	[432]	黑格尔致歌德 (1822 年 9 月 15 日)	125
49	[471]	歌德致黑格尔 (1824 年 5 月 3 日)	129
50	[489]	黑格尔致歌德 (1825 年 4 月 24 日)	130
51	[535]	黑格尔和伐伦哈根致歌德 (1827 年 3 月 6 日) ...	132
52	[536]	歌德致黑格尔和伐伦哈根 (1827 年 3 月 15 日) ...	133
53	[540]	歌德致黑格尔 (1827 年 5 月 9 日)	134
54	[546]	黑格尔致歌德 (1827 年 6 月 29 日)	136
55	[554]	歌德致黑格尔 (1827 年 8 月 17 日)	139

第四部分：黑格尔与道布

56	[277]	道布致黑格尔 (1816 年 7 月 30 日)	145
57	[279]	黑格尔致道布 (1816 年 8 月 6 日)	147
58	[285]	道布致黑格尔 (1816 年 8 月 16 日)	148
59	[286]	黑格尔致道布 (1816 年 8 月 20 日)	150
60	[287]	道布致黑格尔 (1816 年 8 月 20 日)	153
61	[291]	黑格尔致道布 (1816 年 8 月 25 日)	155
62	[298]	黑格尔致道布 (1816 年 9 月 8 日)	156
63	[305]	道布致黑格尔 (1816 年 9 月 26 日)	157

64 [372]	道布致黑格尔 (1820 年 9 月 30 日)	158
65 [387]	黑格尔致道布 (1821 年 5 月 9 日)	160
66 [401]	道布致黑格尔 (1821 年 9 月 19 日)	163
67 [506]	道布致黑格尔 (1826 年 3 月 29 日)	165
68 [519]	黑格尔致道布 (1826 年 8 月 15 日)	166
69 [531]	黑格尔致道布 (1826 年 12 月 19 日)	168
70 [541]	道布致黑格尔 (1827 年 5 月 13 日)	171
71 [543]	黑格尔致道布 (1827 年 5 月 29 日)	173
72 [596]	道布致黑格尔 (1829 年 4 月 15 日)	175
73 [609]	黑格尔致道布 (1829 年 9 月 27 日)	177
74 [615]	道布致黑格尔 (1829 年 10 月 11 日)	179

第五部分：其 他

75 [1]	黑格尔致哈格 (1785 年 6 月 8 日)	184
76 [2]	黑格尔致吕太 (1793 年 8 月 24 日)	186
77 [3]	黑格尔致吕太 (1793 年 9 月 11 日)	187
78 [12]	黑格尔致封·斯太格尔 (1795 年 7 月 9 日)	188
79 [22]	黑格尔致南乃太·恩代儿 (1797 年 2 月 9 日)	189
80 [23]	黑格尔致南乃太·恩代儿 (1797 年 3 月 22 日)	191
81 [24]	黑格尔致南乃太·恩代儿 (1797 年 7 月 2 日)	192
82 [25]	黑格尔致南乃太·恩代儿 (1797 年 11 月 13 日)	195
83 [27]	黑格尔致南乃太·恩代儿 (1798 年 5 月 25 日)	197
84 [55]	黑格尔致沃斯 (1805 年 5 月)	199
85 [74]	黑格尔致尼塔默 (1806 年 10 月 30 日)	204
86 [88]	尼塔默致黑格尔 (1807 年 2 月 16 日)	206
87 [89]	黑格尔致尼塔默 (1807 年 2 月 20 日)	209

88 [155]	温迪希曼致黑格尔 (1810 年 4 月 27 日)	212
89 [158]	黑格尔致温迪希曼 (1810 年 5 月 27 日)	216
90 [192]	黑格尔致葛尔特 (1811 年 7 月 29 日)	218
91 [215]	黑格尔致葛尔特 (1812 年 12 月 18 日)	219
92 [278]	黑格尔致劳默尔 (1816 年 8 月 2 日)	222
93 [318]	黑格尔致多德林 (1817 年 4 月 29 日)	228
94 [383]	黑格尔致海因里希斯 (1821 年 4 月 7 日)	230
95 [389]	黑格尔致克罗采尔 (1821 年 5 月末)	234
96 [422]	黑格尔致杜博 (1822 年 7 月 30 日)	238
97 [450]	黑格尔致杜博 (1823 年 4 月 29 日)	243
98 [513]	黑格尔致尼塔默 (1826 年 6 月 11 日)	247
99 [680]	黑格尔致斯提哥利茨 (1831 年 8 月 28 日)	248
100 [687]	黑格尔致甘斯 (1831 年 11 月 12 日)	251

附录：费尔巴哈书信二十封***

1.	致保·约·封·安色木·费尔巴哈 (1823 年)	253
2.	致保·约·封·安色木·费尔巴哈 (1824 年 4 月 21 日)	258
3.	致保·约·封·安色木·费尔巴哈 (1824 年 5 月 24 日)	260
4.	致卡尔·道布 (1825 年 1 月 29 日)	264
5.	致保·约·封·安色木·费尔巴哈 (1825 年 3 月 22 日)	269
6.	致乔·威·弗·黑格尔 (1828 年 11 月 22 日)	274
7.	致克里斯提安·卡普 (1835 年 1 月 13 日)	279

8. 致贝塔·洛芙(1835年2月3日)	283
9. 致卡尔·贝耶(1838年)	285
10. 致克里斯提安·卡普(1840年12月)	287
11. 致克里斯提安·卡普(1841年1月12日)	290
12. 致卡尔·马克思(1843年10月25日)	293
13. 致奥·维干德(1845年2月7日)	295
14. 致威廉·博林(1860年10月20日)	297
15. 致尤里乌斯·杜包克(1860年11月27日)	300
16. 致威廉·博林(1866年3月初)	303
17. 致威廉·博林(1866年4月30日)	306
18. 致弗里德里希·卡普(1866年12月2日)	307
19. 致威廉·博林(1867年7月1日)	308
20. 致弗里德里希·卡普(1868年4月11日)	310

* 《黑格尔通信百封》译编自“Briefe von und an Hegel” 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 Vier Bände,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52—1977.

** 括号内的数字是原本上的篇目编码。

*** 费尔巴哈书信二十封译编自“Ludwig Feuerbach Briefwechsel”, von Dr. Werner Schuffenhauer Verlag Philipp jun. Leipzig, 1962.

第一部分：黑格尔与荷尔德林

这一部分收译了黑格尔与荷尔德林的通信七封，计黑格尔致荷尔德林的信一封，另有长诗一首；荷尔德林致黑格尔的信计五封。通信的时间是，从1794年两人同时于图宾根神学院毕业后，各自走上家庭教师位置，一直到1896年黑格尔又因荷尔德林的推荐从瑞士回到了本国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这些信展现了这两个好友，倾心于改革，憧憬于未来，风华正茂时期的哲学家和诗人的火炽热情。

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是在图宾根(Tübingen)这个德国南方符腾贝格(Württemberg)城市里同时升起的、十九世纪欧洲文化的三颗巨星。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是同届同学，再过两年，年方十五的谢林，也进入了这个公国专门为培养牧师而设置的学院。这三个朋友，在今日都被公认为欧洲文化伟大的人物，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生活道路的顺逆却大不相同。荷尔德林是他们中命运最为不幸的一个。

约翰·克里斯提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年生于德国南部尼卡河(neckar)边的一个小城，两岁失去了生父，九岁失去了继父，由母亲挑起哺养二子一女的全部重担。母亲出身于牧师家庭，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一个神职人员。在家乡受过基础教育之后，荷尔德林于1788年进入图宾根神学院，1793年以硕士学位毕业，因此具有了神职人员的资格。但是，他并没有走母亲所

希望他走的道路，而是作为教师，作为诗人去启迪人民，宣传“上帝之国”。

荷尔德林的诗才，是在他前辈诗人席勒的培养下发展起来的。席勒不但在自己所办的刊物上发表这个青年诗人的作品，并且给他介绍谋生的职业。荷尔德林做教师似乎一直不甚成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心独自到耶拿，在席勒和歌德身边专心从事创作。诗是当不了面包的，1795年底贫穷逼迫着他，又去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尔(Gontard)家，再就西席。在这个家庭里，他不久就和女主人陷入了爱情关系。其结果是，他不得不于1798年秋离开法兰克福。这一不幸的经历，对正在成熟着的青年诗人的身心是个严重打击。他曾经设法，在耶拿大学获得一个讲授古希腊文学的席位，但没有成功。于是他在1801年离开德国到波多尔城任教。次年夏天，他得到了在他作品中被理想化为狄奥蒂玛(Diotima)的情人的死讯，突然离开波多尔，徒步横穿法国回到家乡，神经显得已很不正常。在家人的细心照料下，他的状况大为好转。他不但继续写出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并且翻译出版了古希腊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1804年)两大悲剧。

经好友辛克来的推荐，荷尔德林到霍姆堡(Homburg)大伯爵府图书馆中任职。但好景不常，次年，1805年辛克来被诬陷有谋叛活动，囚禁起来。辛克来不久被释放了，而荷尔德林的神经这一次却被摧毁，再也没恢复过来。他被送回到图宾根，在神智混乱中度过了三十六个年头，一直活到1843年。荷尔德林的《故乡》一诗，就是诗人自己生活的写照。

满载的舟子，从远方岛屿，
欢愉地返转静寂河上的故乡。
我也要这样回到生长我的土地，

倘使怀里的财货多得和痛苦一样。

一度哺育了我，您梦魂难忘的河岸，
抚慰着因爱而忍受的痛苦，
您能答应，在我达到时，
让树林再把我的青春日子的平静回还？

我曾在你浪花里嬉戏的清泉，
我曾在你身边驰目过往船只的河川，
等着吧，我就要去到你们的身边。
一度护卫着我的群山哪！

故乡安宁的边境，
母亲的家屋，姊妹的深情，
等着吧，我就要向你们祝福致敬，
在你们怀抱里我的心节日般地欢跃轻松。

永远忠于您，不过我清楚，清楚
爱就是痛苦，这创伤难以平复，
它唱的不是摇篮歌，从内心深处，
我向死者唱着安魂曲。

给予我们上天之火的众神，
也为我们带来了神圣的痛苦，
正因为这样，一个大地的儿子，
我生来似乎就为的是去受苦。

从黑格尔和谢林的通信里可以看出，两人对他们这位天才

朋友的不幸都深表同情，尽力设法，希望对他的康复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三颗巨星，在他们的青年时代，心是在一起的，事业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都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哺育下形成的欧洲的启蒙主义。荷尔德林在自己的诗篇中歌唱自由，歌唱人性，歌唱友谊和爱情，当着自己的美好希望幻灭之后，就把讴歌变成了痛苦的倾诉。他把古希腊当作理想王国，希望以这种人和自然和谐一致的精神来取代德国落后的封建割据、人身依附、宗教迷信、蒙昧主义的统治。他的抒情小说《徐培里安》（《Hyperion》）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他为希腊的自由，为驱除土耳其人的压迫，为实现“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人类理想去挺身而出。通过徐培里安的书信，荷尔德林对德国的庸俗和愚昧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在创作上，荷尔德林的遭遇也和其他两位朋友不一样，谢林少年成名，二十三岁就登上了耶拿大学的哲学讲坛，三十一岁就被任命为明兴造型艺术科学院的秘书长。黑格尔虽然没有这样在早年时就崭露头角，但从1816年之后就稳定占有大学教授的讲座，他的哲学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荷尔德林的创作却被遗忘了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被公认为可以和歌德、席勒一起列入世界最伟大诗人的行列。

1 [5] 荷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4年7月10日

于迈宁根郊区瓦尔特豪森

亲爱的兄弟：

自从我们以“上帝之国”^①为口号分别以来，我确信，您会时刻记念着我的。我肯定，在经过各种变化之后，我们还将在这个口号之下重新相认。您可能发生变化，也将发生变化，但毫无疑问的是，时间决不能从您身上抹去这种印迹，我相信，我当然也不例外。这种印迹是我们之间相爱的主要表征，是我们之间永恒友谊的保证。我总愿意您一直在我身边。您过去经常是我的保护人，我对您满怀感激。自我们分别之后，我更充分地感到了这一点。我还要从多方面向您学习，并且随时把我的情况告诉您，向您请教。

写信虽然不过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总还是一种办法，所以，我们决不能粗心大意。我们必须不时提醒自己，我们之间彼此有着巨大的责任。

我希望，您对周围的环境，在各方面都已经顺适了。但是，我也没有理由忌妒您。在我看来，我的境遇也同样是美好的。和我相比，您更善于自处，您喜欢在自己身边要有个警钟；我之所要的却是安静。我愿意总是欢欢喜喜地过日子，您却是随遇而安。

我愿能有一天荡漾在您那湖山之间。伟大的自然总要不可抗拒地使我们高尚和坚强起来。和您相反，我所生活的是一个极为难得，非常深刻渊博，才情敏捷的思想圈子。这里有一位封·卡尔布^②太太，在伯尔尼您是难以找寻的。如若您能在这种阳光下曝晒一番，这对您一定会大有裨益。假如我们不是要好的朋友，您一定会要抱怨了，抱怨自己把好机会让给了我。从我对她所说关于您的一切，她恐怕也要认为，我不期而来的幸运，使你受了损失。她经常提醒我给您写信。现又在提起呢。

封·贝利普希夫人^③曾经，或者还在伯尔尼吧；巴盖森^④也在这里。如果有可能，请尽量把两人的情况写信来多告诉我一些。直到如今，斯托林^⑤只给我来过一封信；黑斯勒^⑥也同样只来过一封信。我相信，若是此人不跟我们扭着，我们的来往会更多些。我总希望，通过一个什么方式，很快地和他相见。

莫格林^⑦在伯尔尼吗？向他多多问候！您们在一起，一定度过很多快活的时光。

多多给我来信吧，亲爱的兄弟！告诉我您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现在几乎已经集中了全部精力。康德和希腊是我唯一的功课。我的目的主要在于弄通批判哲学中的美学部分。最近，我越过隆山山脉到富尔达平原作了一次短途旅行。从那高耸的群峰和果实累累、风光宜人的谷地看来，人们以为登上了瑞士的山岭。在山脚下枞树的浓荫深处，几处茅舍点缀在羊群和溪流之间。富尔达本身也有着颇为迷人的去处。这里的山间居民，和别处一样，粗犷而单纯，他们同样富于其他为文明所泯灭了的优点。

亲爱的黑格尔，赶快给我写信吧！我在日夜地盼望着您的来信啊！

您的

荷尔德林

7月14日

让我在这里立即补充一点，这就是，所附的几页信，以名誉保证是不久才收到的！这位从希尔德堡豪森(Hildburghausen)来的律师很令人生气，黑斯勒在复活节就把信托给他，而他似乎在几周之前才把信带到麦宁根来，在这里我通过一个不知道什么机会才收到了它。我从昨天收到的一封黑斯勒的信里推测出，这几页信是来自希尔德堡豪森，在这封信里看出，他不经事先对事实进行核对，就对我表示猜疑。正如上面所说，这种情况使我很为难。特别是对我以前的行为不检，已经向您说得有些过头。并且，这种行为不检对我影响太坏，我已经立下了誓言。为了使您放心，我敢向您说，我已识破了黑斯勒的诡计，而在我的信里且不去把它戳穿。从速给我来信吧！我将尽快地把有关黑斯勒信的情况告诉您。

① “上帝之国”(Reich Gottes)这个口号，看来是18世纪末，图宾根神学院里一小伙立志改革当时德国落后现实的大学生用来鼓舞自己，相互勉励的用语。同一口号还见之于1795年1月底黑格尔致谢林的信里。他们这个“三位一体”也许正是这伙人的核心，至少历史已经证明，是这伙人中成就最为伟大的成员。这个口号的具体含义看来就是在两年之后，黑格尔送给荷尔德林的《赞歌》中所写的：“是对真理和自由全无保留的献身，是对禁锢思想诫律永不妥协的誓言”。——译编者集注(下同)

② 卡尔布·夏洛蒂·封(Kalb, Charlotte von 1761—1843)——海因里希·封·卡尔布少校的妻子，席勒的女友。荷尔德林经席勒的推荐，在1793—1795年期间在她家做家庭教师。

③ 贝利普希，爱米利·封(Berlepsch, Emilie von 1757—1831)——弗里

德里希·路德维希·封·贝利普希的妻子,与歌德相熟识。

④ 巴盖森,金斯(Baggesem, Gens 1764—1826)——丹麦语和德语著作家。

⑤ 斯托林,歌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Stäudlin, Gotthold Friedrich 1758—1796)——图宾根神学院的创办人,荷尔德林的监护人。

⑥ 黑斯勒,恩斯特·弗里德里希(Hesler, Ernst Friedrich 1771—1822)——图宾根神学院学生,黑格尔同届同学。

⑦ 莫格林,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沃尔夫甘(Mögling, Friedrich Heinrich Wolfgang 1771—1813)——黑格尔同届同学。

2 [9] 荷尔德林致黑格尔

1795年1月26日

于耶拿

亲爱的兄弟:

我第二次来到耶拿时收到你的来信,心里十分高兴。我是十二月底随封·卡尔布少校夫人以及我曾两度陪同单独来此的学生,离开这里去魏玛的,原来并没料到如此快地转回。由于课程所发生的各种特殊情况,我在教学上感受到的多方面的困难,由于我的健康的恶化,以及由于因在此居留而更加强烈了的,至少单独生活一个时期的要求,在离开耶拿之前,我就决心,把摆脱现状的愿望报告了少校夫人。然而,我被她和席勒说服,再进行一个时期的尝试。不过,这样一个玩笑我也没开上两个星期,因为,别的姑且不说,我几乎每夜都不得安宁。于是在充分自由中我回到了耶拿,我现在是个无牵无挂的人,这种独立性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的,并且希望它不会全无结果。我的创作活动,几乎全部投到我的小说的改写上。在《塔利亚》杂志上所发表的就是这些尚未加工的材料的一个片断。我打算在

三月底把它写完，现在我不让自己来谈论这件事。你也许还记得《勇敢的精灵之歌》这首诗吧，我已经把它改作，和其他几首诗一并投给《塔利亚》了^①。席勒待我很好，他鼓励我给他的新杂志《号角》，以及其他计划着的诗刊投稿。

我已经和歌德会过面，兄弟！能见到这样一个伟大而又这样人情味十足的人物，是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享受。他温和而又友好地接待了我，这种接待使我想起来就止不住从心底里欢笑。贺德尔^②也是为人热诚，他抄着手，象是很老于世故的样子，他经常用比喻来讲话，你对此已深有所知了。以后我还要经常去拜访他。封·卡尔布少校一家似乎要留在魏玛。由于孩子对我不再需要，辞职也就不难。不过友谊，特别是我和少校夫人之间的友谊，使我还要经常访问这个家庭。

你对费希特的思辨论著《全部知识学基础》和已发表的《关于学者责任的讲话》^③很感兴趣。在开始时，我怀疑他是很武断的，据我估计，他总要被迫着或者自行做出实际上的抉择。他善于通过意识的事实而进于理论，他的很多见解都表明了这一点。这是确定不移，更是显然优越的，因为迄今为止，许多形而上学家都愿凌驾于世界的此时此地的存在（das Dasein）之上。他的绝对自我（= 斯宾诺莎的实体）包含着全部实在性，它就是一切，在它之外尽皆虚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这绝对自我的客体，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包含全部实在性了。没有客体的意识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我自身就是这个客体，那么我作为我就必然有局限性，也就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就不是绝对的了。由于在绝对自我中不能设想意识，作为绝对自我，我不具意识，并且既然我不具意识，既然我（对我来说）是虚无，所以绝对自我（对我来说）也是虚无。

在瓦特豪斯（Waltershaus）当我读完斯宾诺莎马上接着读

他的头几篇时，就写下了我这些想法，费希特对我表示首肯……用他的话来说，自我和非我交互规定的原则确是须加注意的，同时还有死亡等等观念。

我就在此停住，并请你把这所写的一切看做好象是没写一样。你在宗教概念上所做的工作，不论从哪方面看确定无疑都是良好和重要的；你对天意所做的解释完全可以和康德神学并驾齐驱了。在我看他的体系所固有的精神，全部在于把自然的机械性，也就是命运的机械性和它的目的性合而为一，他正是用这种方式来调整他的二论背反^④的。费希特对二论背反有个很值得注意的思想，亲爱的，在下封信里我再告诉你罢。长期以来我就有一个群众教育的理想，因为，你也在从一个方面，从宗教方面，做着这同样事情，所以我就把你的榜样和友谊选作在外部世俗事务中的思想指导者，并且把我在以后所写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在信里给您，请您惠予指正^⑤。

① 这小说指的是《希腊的隐者或徐培里安》(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两卷，分别于1797、1799年在图宾根出版，其中的一部分和《勇敢的精灵之歌》(Der Genius der Kühnheit)于1793年分别在席勒主编的《新塔利亚》(Neue Thalia)杂志的第四卷第五和第六两期上发表。

② 贺德尔·约翰·哥特弗里德(Herder, Johann Gottfried, 1744—1803)，诗人和文化哲学家，由于他提倡民歌、方言和地方文化对其时代具有很大影响。

③ 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基础》(“Grundlage und Grundriss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和《关于学者责任的讲话》(“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都是1794年在耶拿发表的。

④ Antinomie 通译作“二律背反”，但为许多专业者所不取，因为这个“律”字很容易被理解为客观规律，或成文法律，而这是不容自相“背反”的。nomie一词来自希腊语 Nomos，原指人为的意见，与事物的本性 Physis 和实际状况 eteos 恰恰相反。Nomos 是主观、人为的，如德谟克里特的名言：“甜是从俗约定的(nomoi)，苦是从俗约定的，冷是从俗约定的，热是从俗约定的，颜色是从俗约定的；实际上(eteei)只有原子和虚空”。而康德所指出的，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中有限；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中无限等各自都可得到证明，而互相间又绝对不能并存的命题，